

《烈火重生》之城门着火殃及池鱼(上)

“九州”后西加华人遭迫害的史实

历史长河无论谁驾叉多久，即使篡改了历史，终有一天必恢复历史原来面貌，但历史伤痕是否能磨平？烈火燃烧后是否能重生？

1965年10月1日，印尼中央电台向全国播报一段震惊世界的新闻，六位将士被杀害了，首都雅加达一片混乱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大家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，政治危机急剧上升。

众所周知，政治高手苏哈多击败各个对手，最后稳坐江山，把印尼翻了个180度大筋斗，仅几个小时就完全改颜换貌，变天了。胜者为王败者为寇，他们高举红白旗为幌子，大开杀戒，血流成河，

这是苏哈多除草必除根不让春风吹又生的治国铁腕，是印尼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，留给后代与民族深深伤痛的烙印。

为了实行排华政策，他们极力向印尼人民宣传：华人是中国特务！排华分子更是猖狂无忌惮。城门着火殃及池鱼，印尼西加民众也不例外。

1966年12月20日，西加第12军区司令利亚古杜(Riyancudu)下令，要求1个月内将西加华人团体负责人驱逐出该省，并宣称：当地华人不得在县城以外地区居住，居住在县城的华人不得经商，华校以及办理华人事务的机关全被关闭。

当年我是三发中华学校教员，学校被

政府下令关闭了，宿舍住的老师被迫陆续离开学校，我成了流浪汉。一些有家着的老师和太太为了糊口不得不做糕点、缝衣服、洗衣服、打工、种菜、卖菜、做小生意等，他们必须干从来没想过也不曾摸过的工作。

校长刘立民的老婆张菊香老师与傅翠云老师两人，顶着太阳饱受风雨，划小舢舨到各处叫卖糕点，黄永才老师和太太周丽婵老师为了糊口也做糕卖，后来黄永才老师经人介绍，暗地里在雅加达教几个家庭补习班，在华文被禁止活动的情况下教中文是违法的，但为了生存，危险也得教。有一次黄永才老师坐公共汽车去教书遭抢劫，手表、车费连裤带都被解下，被迫拉着裤子倒回家，非常狼狈。凌东城老师与他人合伙开小瓦垄，可是没社会经验，被人拐骗了，几次做事都失败，不得不由他老婆做糕卖，非常艰难地维持生活，最后才经邓凡老师介绍，在雅加达独家华文报馆《印度尼西亚日报》工作。《印度尼西亚日报》换了经营主，他们便退休回老家了。

2014年，邓凡老师患了老人痴呆病，

从丹格朗tangerang的家出走十多天，找不到回家路，最后又饿又病地倒在路旁，被老人院发现收留，第二天连亲人都没见就离开人间了，没人知道这位老人是谁？就草草埋葬了。这些都是因排华事件造成教育界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。

可以想像，当年华校被苏哈多政府下令禁锢后，这些教师突然改变了命运，必须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，多么委屈！多么潦倒！但这些苦情都已不重要了，更重要的是如何维持家庭生计，让孩子们有饭好吃就很幸运了。

1967年1月9日开始至1月21日，坤甸军方发出通令，凡属山口洋、三发与孟加影的各个市镇之华总干事到军部报到！军事当局马上在三发县各地驱逐华人团体负责人300余名，孟加映华人农民63名，并在当天强令他们到山口洋市郊“荷兰桥”附近的“班渣西拉”会所集合，准备当天将这些华总及知名人士迁离山口洋。

三发地区的刘立民校长、沈时金和一些老师、校委会负责人、中华公会负责人等十几名，莫名其妙地被叫去警察局报到，被扣上“危险分

子”载往山口洋集中，三发初中校长林勉吉老师，为了躲避逮捕逃到雅加达。市面上传闻纷纭，有消息称要将他们遣送回中国；也有传闻说要将他们运往荒岛自生自灭，华总们纷纷询问军事掌权者，答复是奉省级十二军区司令的命令，要将他们载往坤甸集中。

白色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西加，就在山口洋“班渣西拉”会所前布满荷枪实弹的军人，十几辆大卡车停放在会所前。消息传出后，山口洋市的华族民众和亲友，自发性不约而同地前往上述地点，他们前来为华总们声援送行。在“班渣西拉”会所前一带以及街道两旁，聚集了数百名心情悲愤的民众拭目以待。

华总们到齐后，军人下令他们进入客车，他们一个个上了车，山口洋中华公会主席林德山先生上车后坐在车窗前，开始唱起“团结就是力量”，顿时一呼百应，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。此刻，轮到一位身体魁梧的中公干事林石福先生上车，但他却爬上客车头的甲盖上站立着，义气昂扬拉开嗓子向送行的群众讲话，号召华族群众团结起来，反



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哈托主导的反共清洗得到美国支持。镇压导致数十万人被屠杀，大批印尼华人被杀，财产被掠夺。